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一之五〕

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

女得以及時也

○標婢小反徐符表反梅木名也韓詩作標說文標亦梅字男女及時也本或

作得以及時者從下而誤被皮寄反

〔疏〕

曰作標有梅詩者言男女及時也正義

南之國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謂紂時俗衰政亂男女喪其配耦嫁娶多不以時今被文王之化故男女皆得以及時俗本男女下有得以二字者誤也毛以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爲蕃育法二章爲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以梅落喻男女年衰則未落宜據男年二十五女年十五矣則毛以上二章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蕃育法雖在期盡亦是及時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毛意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孫卿毛氏之師明毛亦然以九月至正月皆可爲昏也又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

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班爵位鄉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其事也其周礼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爲期盡蕃育之法礼記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成人乃可爲人父矣喪服傳曰十九至十六爲長殤礼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爲初娶之端又礼記曰女子十五許嫁而笄以十五爲成人許嫁不爲殤明女十五爲初昏之端矣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此皆取說於毛氏矣然則男自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其昏自李秋至於孟春惟其所用不限其月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卽此卒章是也又男女之昏爲賢淑與方類但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女配二十之男三十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也傳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據其並期盡者依周礼文爲正鄭據周礼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夏行嫁卒章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以梅實喻時之盛衰不以

喻年若梅實未落十分皆在喻時未有衰卽仲春之月是也此經所不陳旣以仲春之月爲正去之彌遠則時益衰近則衰少衰少則梅落少衰多則似梅落多時不可爲昏則似梅落盡首章其實七分謂在樹者七梅落仍少以喻衰猶少謂孟夏也以去春近仍爲善時故下句言迨其吉兮欲及其善時也二章言其實三分謂在者唯三梅落益多謂仲夏也過此則不復可嫁故云迨其今兮今急辭恐其過此故急也又卒章頂筐堅之謂梅十分皆落梅實旣盡喻去春光遠善亦盡矣謂季夏也不可復昏待至明年仲春故下句云迨其謂之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由季夏時盡故至明年也季春亦非正時箋不以首章當之者以四月五月與春接連猶可以嫁三月則可以嫁明矣六月則爲晚此篇三章宜一章興一月故以首章爲初夏二章爲向晚此得以及時宜舉末以言之故不以爲季春也所以於五月得爲昏至六月則不可者以四月五月去春未一時故可強嫁故季夏去春遠矣故不得爲昏知待至明年春者周禮媒氏仲春之月奔者不禁故知明年得行也鄭以仲春爲昏月故行露野有蔓草皆引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又夏小正二月緩多女士下云有女懷春故以仲春爲昏月也此首章

箋云女年二十則依周禮書傳穀梁禮記皆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故不從毛傳且女子十五正言許嫁不言卽嫁也越語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越王謂欲報吳之故特下此令又若女年皆十五而嫁越王欲速爲昏何由乃下十七之期乎又諸經傳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爲期蓋也孫卿家語未可據信故據周禮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昏用仲春也案異義人君年幾而娶今大戴禮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天子已下及庶人同禮又左傳說人君十五生子禮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謹案舜生三十不娶謂之鰥禮文王卅子曰文王十五生武王武王有兄伯邑考故知人君早昏所以重繼嗣鄭玄不駁明知天子諸侯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大夫以下明從庶人法也行露之篇女以多露拒男此四月五月而云猶可嫁者鄭志荅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人民然則行露爲不從男故以礼拒之此爲有故不及正時許之所以蕃育人民故也綱繆首章三星在天箋云三月之末四月之中二章三星在隅箋云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卒章三星在戶箋云五月之末六月之中與此三章之喻大同彼云不得其時此云及時者此文王之化有故不得以仲春者許之所以蕃育人民彼正時不行故爲違礼事同意異故美刺有殊

標

有梅其實七兮

興也標落也盛極則隋落者梅也尚在樹者七箋云興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

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隋迨果反又徒火反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吉善也箋云我我當嫁者庶眾迨及也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音待韓詩云顧

疏

標有至吉兮。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

也。興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求女之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其此善時以爲昏比十五爲衰對十八九故爲善此同興男女年舉女年則男年可知矣。鄭以梅落興時衰爲異言隋落者是有梅此梅雖落其實十分之中尚七未落已三分落矣而在者眾以興漸衰者善時此時雖衰其十分之中尚七分未衰唯三分衰耳而善者猶多謂孟夏之月初承春後仍爲善時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孟夏善時以承昏事。箋梅實至始衰。正義曰箋知不以梅記時者以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而經有三章宜一章喻一月若爲記時則梅已有落不久則盡其實七兮與頃筐璽之正同一月非本歷陳及時之意故爲喻也。箋我我當嫁者。正義曰言此者以女被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之取已鄭恐有

女自我之嫌故辨之言我者詩人標有梅其實三分在

我此女之當嫁者亦非女自我標有梅其實三分在

三也箋云此夏鄉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求我庶士

耳。鄉本亦作嚮又作向同許亮反差初賣反

迨其今兮今急辭也標有梅頃筐堅之頃筐取也箋云

夏已晚頃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不待備禮

。頃音傾堅許器反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

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

也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

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疏標有

雖不備相奔不禁。蕃音煩禁居鳩反一音金

之。毛以爲隋落者是有梅此梅落盡故以頃筐取之以興

女年二十顏色甚衰而用蕃育之禮以取之求我當嫁者之

眾士宜及其此時而謂之以成昏謂者以言謂女而取之不

待備禮。鄭以隋落者是梅此梅落故頃筐取之於地以興

漸衰者善時此善時已盡故待至明年仲春以時已過不可

復昏故也求我當嫁者之眾士宜及明年仲春女勤望之時

謂女年二十而不嫁至明年仲春則有勤望之憂宜及此時

取之。傳不待至民人。正義曰傳先言不待備禮者解謂

之之意所以得謂之而成昏者由不待備禮故也又解不待
備禮之意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雖未備年期既滿則不
待社會而行之所以蕃育民人也謂多得成昏令其有子所
以蕃息生育人民使之眾多○箋不待至不禁○正義曰傳
意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其年仲春卽不待社會而行之故鄭
易之言不待社會而行之謂明年仲春如不待社會之也又
稱不待禮者禮雖不備相奔不禁卽周禮仲春
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相奔者不禁是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

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以色曰妬以行曰忌命謂

禮命貴賤

○行下孟反

疏

小星二章章五句至其心矣○正義曰作小星詩者言夫人以

注同盡津忍反後放此

恩惠及其下賤妾也由夫人無妬忌之行能以恩惠及賤妾
令得進御於君故賤妾亦自知其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能
盡其心以事夫人焉言夫人惠及賤妾使進御於君經二章
上二句是也眾妾自知卑賤故抱衾而往御不當夕下三句

是也既荷恩惠故能盡心述夫人惠下之美於經無所當也此賤妾對夫人而言則揔指眾妾媵與姪娣皆爲賤妾也曲禮下云公侯有妾謂在九女之外若內司服女御注以衣服進者彼暫時之事不得次序進御明不在此賤妾之中。箋命謂禮命貴賤。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眾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爲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夫人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嘒彼

小星三五在東

嘒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嘒四時更見箋云眾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

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嘒呼惠反嘒張救反又都豆反爾雅云嘒謂之柳更音庚下同見賢遍反下同宿音秀

肅肅宵征夙夜在

公寔命不同

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箋云夙早也謂諸妾肅肅然夜行

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寔時職反韓詩作實云有也

疏

雪彼至不同。正義曰言雪然微者彼小星此星雖微亦隨三星之心五星之曜以次列在天見於東方以與昴雖卑者是彼賤妾雖卑亦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所由夫人不妬忌患及故也。眾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故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夜來早往或夜往而早來不敢當夕是昴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故也。傳雪彼至更見。正義曰此言小星故爲微貌。雲漢傳曰雪星貌者以宣王仰視不止小星故直言星貌兼大星皆在也。雪之爲貌不甚大明比於日月爲小故大星小星皆得爲小貌。知三爲星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旣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旣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網繆傳曰三星參也者以其刺昏姻不得其時舉正時以刺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唯參爲然故知非心也。三星在罍皆爲心心實三星而傳不明說蓋從此爲心以其心稱三爲正故此稱三以對參也。箋則三皆爲心以其心實三星而列宿之尊故元命苞曰心爲天王公羊又云心爲大辰故言三星此及網繆荅之華皆云心也知五是曜者元命苞云柳五星釋天云味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俱時在東

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箋眾無至更見。正義曰經言在東箋云在天者在東據初見之方此不取所見之方爲義直取星之在天似婦人之進於夫故變言在天綢繆言三星在天傳曰見於東方者彼取記候須所在之方爲義故變言在東經取其韻注說其義故皆反其經也又心在東方三月時喙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云四時者如是終歲列宿更見因明二十八宿更迭而見不止於心喙也。傳命不得同於列位。正義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祇命之數不得同於行列等位。箋諸妾至當夕。正義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獨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行是其異也言或早或夜在於君所者謂諸妾夜晚始往及早來也亦異於夫人也或以爲早謂夜初妾有貴賤往有早晚知不然者以其詩言夙夜者皆記昏爲夜晨初爲早未有以初昏爲夙者又序云知其命有貴賤與此寔命不同一也明此亦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言凡妾御於君不當夕者解所以夜晚乃往之意由妾御於君不當夕故也內則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云避女君之御日與此不同者彼妻不在妾不往御此

自往御之時不敢當久而往文取
於彼義隨所證亦斷章之義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

參伐也昴雷也箋云此言眾無名之星亦隨伐雷在天。參
所林反星名也一名伐昴音卯徐又音茅一名雷二星皆西

方宿也雷如字
疏傳參伐昴雷。正義曰天文志云參白
又音柳下同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旒曰伐其列四

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綱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與
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

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礼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
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

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曰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
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爲言雷言物

成就繫雷是也彼昴雷爲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

一則參伐明亦爲一也
不猶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箋云裯牀帳也諸妾夜行
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衾起金反裯直雷反徐云
疏傳衾被裯禪被。正義曰葛
鄭音直俱反帳張仗反生曰錦衾爛兮是衾爲卧物

故知爲被也今名曰被古者曰衾論語謂之寢衣也以衾既
是被裯亦宜爲卧物故爲禪被也。箋裯牀帳。正義曰鄭

以衾旣爲被不宜復云禪被也漢世名帳爲綯蓋因於古故以爲牀帳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荅曰今人名帳爲綯雖古無名被爲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是鄭之改傳之意云施者因之內則注云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連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旣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於君有須在帳者妾往必二人俱往不然不須帳故天子九嬪以下九人一夜明九人更迭而往來矣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宜二媵下姪娣畢次二媵次夫人下姪娣次夫人望後乃反之則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帳爲諸妾而有異於夫人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

怨嫡亦自悔也

勤者以己宜媵而不得心望之。汜音

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嫡都狄反正夫

疏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至白

人也下同沱徒何反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官
悔。正義曰作江有汜詩者言美媵也美其勤而不怨謂官
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故嫡亦能自悔過謂
悔其不與俱行也當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
妾御之數媵遇憂思之勞而無所怨而嫡有所思亦能自悔
過也此本爲美媵之不怨因言嫡之能自悔故美媵而後兼
嫡也嫡謂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迭爲名故
士昏禮注云媵送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
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娣但不必
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
一取九女二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
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爲媵也此言嫡媵不指其諸
侯大夫及士庶雖文得兼施若夫人宜與小星同言夫人此
直云有嫡似大夫以下但無文以明之媵之行否所由嫡者
嫡尊專妬抑之而不得行後思之而悔也勤勞一也勤者心
企望之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故云遇勞也不以其媵備數
經三章次二句是也嫡亦自悔皆卒句是也首章一句爲下

而設遇勞不怨經無所

江有汜

興也決復入爲汜箋云興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而

當稱美媵之本心耳

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決古穴反又音穴復扶福反並白猛反又步頂反

我以其後也悔

謂嫡能自悔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是子

疏

江有至也悔。

正義曰江水大似嫡汜水小似媵言江之有

汜得並流以興嫡之有媵宜俱行言是子嫡妻往歸之時不

共我以俱行由不我以俱去故其後也悔。傳決復入爲汜

正義曰釋水文也此毛解汜之狀其興與鄭同知毛不以興

江有渚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箋云江

夫人初過而後悔者以後悔之文下章自見故不解

使已獨留不行。渚諸呂反韓詩云一溢一否曰渚渚

小洲也本或無此注水岐如字何音其宜反又音祗

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處止也箋云嫡悔過自止

江有沱

沱江之別者箋云岷山道江東別爲沱。岷本又作

嶮武巾反山名在蜀道徒報反本亦作導下篇注同

之子

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箋云嘯蹙口而出聲嫡

悔而歌歌者言其悔過以自解說也。過音戈下文同嘯蕭
叫反沈蕭妙反蹇子六反本亦作蹇解革買反又閑買反說
始拙反
又音悅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麇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

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無禮者爲不由

媒妁鴈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鴈本亦作磨又作

麇俱倫反麇獸名也草木疏云麇麇也青州人謂之磨惡烏

路反下同被皮寄反劫

疏

野有死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

脅上居業反下許業反

疏

章三句至惡無禮。正義曰作

野有死麇詩者言惡無禮謂當紂之世天下大亂彊暴相陵

遂成淫風之俗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其貞女猶惡其無禮

經三章皆惡無禮之辭也。箋無禮至紂之世。正義曰經

言吉士誘之女思媒氏導之故知不由媒妁也思其麇肉爲

禮故知鴈幣不至也欲令舒而脫脫兮故知劫脅以成昏也

箋反經爲說而先媒後幣與經倒者便文見昏禮先媒經主

惡無礼故先思所持之物也。或有俗本以天下大亂以下同爲鄭注者，誤定本集注皆不然。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殺礼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田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箋

云：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礼，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肉爲礼而來。包，通茅反。裹，音果。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清如字。沈音淨，令力呈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懷，思也。待秋也。誘，道也。箋云：有貞女思仲春以礼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礼而言然。誘，音酉。疏至誘之。毛以爲皆惡無礼之辭也。言凶荒則殺礼，猶須礼以將之。故貞女欲男於野田中有死麕之肉，以白茅裹之爲礼而來也。既欲其礼，又欲其及時，故有貞女思開春以礼與男會，不欲過時也。又欲令此吉士先使媒人導成之，不欲無媒妁而自行也。鄭唯懷春爲異言，思仲春正昏之時，以礼與男會也。餘與毛同言春，據成昏之時。吉士誘之，乃於納采之先在春前矣。但以昏時爲重，故先言懷春也。此詩所陳皆是女之所欲，計有女懷春之文，應最在上。但昏礼主於交接，春是合昏之時，故以女懷配春爲句。見春是所思之主，其實裹束麕肉亦是女之所思，故箋云：貞女之情欲令以白茅裹束死